

“90后”，该你了

刘少华

不知不觉间，最年长的“90后”已是25岁，到晚婚晚育年龄了。而我们的舆论，似乎还没准备好接纳他们进入成年人的世界，在讨论这一群体时的用词和语境，仍把他们当成没长大的群体。

这是正常的。“80后”也曾面对过这样的状况。笔者还清晰记得，就在几年前，人们说起“80后”时，用词都是没有担当、不负责任、没吃过苦之类。总而言之，这帮年轻人从小就是祖国的花朵，但怎么看都没有“结果”的迹象。

上一代不放心下一代人，是历史上最常见的现象之一。我还记得曾在一家报社实习，连报社司机都感慨说，如今的记者真是一茬不如一茬，当时听了愤愤不平。好在如今新媒体时代到来，事实证明年轻人很能干，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他做不到，媒体的变革，开路先锋正是年轻人。

印象中，“80后”整体的形象转变，出现在2008年。那一年汶川大地震，举国哀痛，一方有难八方驰援。在前去支援的队伍中，“80后”大军浩浩荡荡横无际涯，年轻而稚嫩肩膀，扛起了无数的希望。那一年，最年长的“80后”才28岁。

年轻人要证明自己，不需要特定的契机，生活中处处需要年轻人的担当。“90后”已经表现出了明显的不同。他们风格前卫，个性独特。他们所喜爱的东西，即使对许多“80后”来说也已非常陌生。他们在媒体上的形象，比“80后”更为洒脱自如，租房不买，工作是为了取悦自己，等等。

一代人有一代人该吃的苦。非要强迫“90后”去吃一下“60后”吃过的苦，以此证明他们的成长与成熟，那是强人所难，根本不可能实现。正如“迷惘的一代”与“垮掉的一代”身处不同的大环境，“80后”与“90后”也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，最终都会成熟，最终都会有所成就。上一代人对下一代人不切实际的期望，终究会淹没在时间的洪流中。

但时代的重任终究会落到年轻人身上的，无论以何种形式。“90后”有自己的中国梦，具体而真实，“80后”不必羡慕，“70后”乐观其成，“60后”可以相助，但不能强迫他们去接受自己的意志。

必然会发生的事实是，如今看上去尚显稚嫩的“90后”，以后就是政府、公司与乡村里的顶梁柱甚至带头人。但在走到那一步之前，他们仍需磨砺，需要主动担当，挑起自己的那根扁担。任何客观的历史进程，都会因人的主观积极性而变得不同，“90后”们会如何选择，值得关注，更值得期待。

“90后”，该你了，这是最好的时代。

激情燃烧岁月里的青春无悔

严冰

清明回老家浙江温州扫墓，遇到从陕西咸阳返乡的二姑。二姑1950年17岁时参军，今年已经82岁了，虽然耳聪目明，腿脚灵便，可就是从3年前起，便患了失忆症，许多人和事都记不起来了，甚至错把亲哥哥认成单位领导。我和她交谈，感觉她一阵明白，一阵糊涂，好像这世界在她脑中已经变得日益模糊了，有的甚至成为空白。可就是一件事，她记得一清二楚，就是当我问她：“您当年参加的是哪支部队？”二姑未加思索、毫不犹豫、一字一顿地告诉我：“三野、25军、74师，我在部队医院工作，你姑父是三营长。”那份自豪，晚辈能够感受到！

我搜索百度百科，有关词条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5军是这样介绍的：“前身是华东野战军7纵队。该纵队是由新四军第3支队等部发展演变而来的。1950年3月，接受攻打作战准备，军部从徽州移驻杭州，73、74师驻温州南北，在港口训练水手，筹备船只。10月中国派志愿军抗美援朝，上海方面的9兵团赴朝参战。10月下旬24、25军急速北调，25军驻沪、宁一线，担任沪、宁线防务，保卫华东战略要地。1951年2月接到紧急情报，蒋军要袭击我兵力空虚的厦门岛。5日（农历大年三十）下

午，军区命令25军连夜紧急行动，再次入闽，保卫厦门。用了一周时间，25军再次抵达福建前线，74师随军部驻安溪。两个月后，军部率74师移师泉州。”

二姑，应该就是在1950年前后参加了这支光荣的部队，并随军转战南北，后来姑父还参加了抗美援朝战役，最后全家落户大西北的陕西咸阳。如今表哥很孝顺，二姑享受着天伦之乐，一家人其乐融融。

二姑参军，还经历了一番周折。温州一解放，二姑就参加了新兵训练营。新兵开拔前一天，奶奶想女儿，派三姑去叫二姑回家住一天，二姑不回。三姑很调皮，背起二姑的背包就跑，二姑无奈，只得跟着三姑回了家。一进家门，奶奶拿出母亲的权威，大门上锁，硬把女儿扣留了。第二天，四五点钟，二姑还是溜出了家门，赶到了部队营房，可新兵们已经在凌晨两三点钟提前开拔了。二姑大哭了一场。没过多久，二姑哭得更伤心了，因为消息传来，那支部队过江时，遇到敌机轰炸，全都牺牲了！小伙伴的牺牲没有吓住二姑，后来她还是毅然决然地参军了。

二姑的经历是许多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年轻人的共同人生轨迹。由此上溯，一十年代，救亡图存，三十年代，上战场，打东洋；由此下视，五六十年代，建设边疆，八九十年代，改革开放，进入新世纪，创新创业。

百年华夏，中国青年，与时俱进，在战斗中成长，总有新的担当！

百年华夏 中国青年

一代人有 一代人的担当

申孟哲 闫梦醒 贺璞薇

青年，是常有常新的。无论现在是什么年龄，你一定曾经、或正在、或即将经历自己的青年时代。

今年，是《新青年》创刊一百周年。一百年来，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前赴后继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，扛起了属于自己的历史使命和担当，品尝着属于自己的磨难和成就。

人物和事件的河流，就是历史。而人类社会之所以让人觉得充满希望，就是无论时间如何流逝，总有那么一群人青年，他们年轻而有朝气，充满理想和行动力，像是挂在天空永不凋落、每天都升起的八九点钟的太阳。

时光进入2015，在这个有节点意义的年份，青年节又即将到来。毫无疑问，“80后”、“90后”正在登上历史的舞台。而时代，也已经赋予他们不同于前人的使命和职责，光荣与梦想。

每一代人有不同的使命

时钟往前拨100年。

那一年的中国，袁世凯接受了丧权辱国的“二十一条”，引发从学生到工人的全国性抗议；年底，已经是中华民国总统的他，在一套繁文缛节之后称帝，引发蔡锷、唐继尧等人的“护国运动”。

那一年的世界，描写一个青年的英雄一生的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的作者罗曼·罗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，意大利则退出三国同盟，与奥地利开战。

同样是那一年，《新青年》创办，“德先生”、“赛先生”两面大旗，成为引领一代中国青年的精神旗帜。

历史的风尘褪去，一些光辉的名字重新露出年轻的面孔。

1915年，创办《新青年》的陈独秀36岁。两年后在这本杂志上发表《文学改良主义》的



“五四”青年节临近，4月29日，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同学在课余演讲排练。

王汉超 程博摄

出的他，写下振聋发聩的《狂人日记》。

而在那个风云际会的年代，从《新青年》中汲取养分的青年人中间，也有后来的开国领袖。1915年，毛泽东22岁，周恩来和刘少奇都是17岁。

4年之后，1919年，当《凡尔赛和约》的消息传来，大批青年学生走上北京的街头，为未来的一个世纪定下了一个纪念的日子：五四。

这其中，19世纪的那一批“80后”、“90后”已经成为历史的生力军。后来，他们参加护法运动、北伐战争，又有

人成立中国共产党，经历土地革命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，建立了新中国。

时钟往前拨65年。

1960年，25岁的王富洲和25岁的屈银华，首次从珠穆朗玛峰的北坡登顶，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的极限突破；同一年，32岁



4月29日，江苏仪征组织青年干部开展“军事一日”活动，以此纪念国际劳动节和五四青年节。

周晓明/人民图片

胡适，当时只有24岁；3年后，写下《布尔什维克的胜利》的李大钊，时年只有26岁。而当时的鲁迅，也不过34岁。3年后，从精神苦闷中走

的杨贵带领10万林县人民，以“重新安排林县河山”的勇气和壮志，开始在太行山的悬崖峭壁间开凿红旗渠；也是那一年，37岁的“铁人”王进喜在玉门油田的会战上，喊出了那句著名的“宁可少活二十年，也要拿下大油田”。

时钟往前拨20年。

1995年，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召开，提出实现“九五”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关键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；那一年，31岁的马云在美国认识了互联网这个新事物，33岁的俞敏洪刚刚走过创办新东方后的2年，39岁的黄怒波则从官场“下海”，创办中坤投资集团。

时间的流逝里，每一代青年都曾有过不同的梦想。毛泽东那一代人，胸怀的是救亡图存的理想；杨贵那一代人，投入的是改天换地的新中国建设事业；马云那一代人，则敏锐地捕捉在时代洪流中弄潮的机会。

共同的是，他们都曾是青年。

每一代人有不同的考验

29岁的张进荪，最近过得前所未有的踏实。

从北大毕业的头三年，他在一家外资咨询公司工作，“每天昏天黑地地忙”。现在的他，则每个月从公司拿2500元钱，住在公司出钱租下的一居室里。

“我是个超穷的CEO”。张进荪说，自从决定拉队伍创业，银行卡里的钱就一天比一天少，但是梦想却一天比一天明晰。到现在，他的公司已经初具雏形。

这支拥有6人的联合创始人团队，平均年龄30出头。他们大多有过在大公司打拼的经验，有着不同的教育背景与工作履历，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——内心实在无法对汹涌的创业机会说不。

“总理说要全民创业，激发大众创业和创新的热情。看到市场机会，我们就决定做了。”张进荪说。他的梦想是做属于中国年轻人的茶叶品牌，并“像星巴克一样把茶馆开到世界各地”。

24岁的“90后”邵楠，已经有了丰富的创业经验。在大学中就成功掘到“第一桶金”的她，现在则看到了传统文化复兴和文化产业发展的机会，开始和几个朋友一起做面向儿童的国学教育和文艺作品项目。在她眼中，“创业并不是一个需要挣扎许久的艰难决定，对于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，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可失去的，为什么不尝试着去做一件属于自己的事情呢？”

和张进荪同样是北大毕业生的陈蒙，则选择了另外一条路。这个从云南农村走出的年轻人，一直对西部农村有着很强烈的兴趣和使命

感。于是，他选择来到广西农村，从最基层的村镇做起，成了一名普普通通的选调生。

“当初很多人都不理解，但我觉得基层至少可以做一些实实在在、自己直接看到效果的事情。很多同学说到基层可能把一个人毁了，一辈子当个科级干部就到顶了。我当时的回答是，一辈子即便只呆在基层，也应该能混到一个镇长、书记，那么，就有了一个实现自己想法的平台，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把一个乡镇管理、发展得很好，也很不错。”陈蒙说。

现在担任崇左市江州区驮卢镇镇长的陈蒙，坦言刚来的时候非常“不适应”。刚到基层，语言、习俗都有差异的他，一直觉得很难与干部群众打成一片。

“尤其是2012年，领导让我负责计划生育服务站的工作，用大家的话来说是‘年轻仔没结婚就抓计生’，同学也笑话我‘干起了原来口诛笔伐的工作’。”陈蒙说。

事在人为。那些曾经“一开口就觉得脸红的话”，陈蒙慢慢也就“业务熟了、脸皮厚了、胆子大了、嗓门粗了”，让当地干部开始认同，“北大毕业的也跟我们一样”。

陈蒙只是全国为数众多的选调生中的一个。他们知道，现在的国家，最需要有丰富的基层经验的干部，而自己的所学，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修正和打磨。而像张进荪和邵楠一样投身创业大潮的，在城市中就更加如过江之鲫。

不同的选择，听从的是共同的内心梦想，扛起的是共同的时代担当。

每一代人有不同的希望

青年人是充满活力和干劲的一群人，也是最容易感受到理想与现实冲突的人群。正所谓，“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”。

已经退休的媒体人凌浆，就曾在大西北感受到迷惘与困惑。赶上上山下乡的他，经常躺在草原上仰望天空，问自己“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”。那个时候还没有恢复高考，像他一样的知识青年，只能在劳作的间歇捧起书挑灯夜读，延续着心中梦想的微光。

走入公务员队伍不是件易事。家里辛苦供养出名校大学生，毕业之后跑到家人看不到的西部，拿着和留在城市的同龄人相比微薄到可怜的薪水，这种抉择，曾经在无数个深夜里让宗立冬这样的年轻人苦恼。

每个年代的年轻人，都曾这样感受到生活的压力和重负。很能说出“80后”心声的一段自嘲式表述是：出生时赶上婴儿潮，上大学时学校收费了，毕业时不包分配了，工作时发现房子贵了，媳妇也娶不上了。在逐渐步入社会的“90后”那里，生活压力也是一样。

和凌浆一样的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蒋述卓，现在已经是暨南大学的党委书记、副校长。回忆起上大学时的经历，他说：“当时大家真是为了中国梦去钻研、去学习的，‘为中国崛起而读书’这句话扎根在心里，每天教室、自习室、宿舍里很多人都在学习，宿舍熄灯以后还要讨论到十二点。”

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希望。100年前的青年，面对的是“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，也同样拥有扭转乾坤的机会；60多年前的青年，面临的是百废待兴的国家，同样拥有建设一个新中国、将事业写在人类历史上的机会；30多年前的青年，面临的是体制转轨的巨变，同样拥有商界沉浮的机会；今天的青年，面临的是处在历史转型期的社会，而他们拥有的机

会，也一样为前人所艳羡——没有门槛的创业，更受尊重的多元选择，日新月异的技术条件，和与世界接轨的互联网。

“两个一百年”是大历史，是千万人的奋斗事业。现在还在学校的大学生，到2020年全面小康时，很多还不到30岁，可以全程参与这一过程。每一代青年都有每一代的机遇和机缘，每一代都应在时代的大潮中塑造自己的人生。现在的年轻人处在物质生活相对好一些的时候，但也要把负重前行，当成一种修炼。在泥沙俱下的信息洪流中如何不迷茫，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，是青年人的当务之急。”在接受本报采访时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韩毓海说。

“广大青年对五四运动的最好纪念，就是在党的领导下，勇敢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、开拓者、奉献者，以执著的信念、优良的品质、丰富的知识、过硬的本领，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，担负起历史重任，让五四精神放射出更加夺目的时代光芒。”去年的五四，习近平这样说。